鮚埼亭集外編

鮚埼亭集外編卷四十八

鄞　全祖望　紹衣

雜著一

武王不黜殷辨

或有問於予曰謝疊山上劉丞相書謂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師不能抗夷齊二子之論武王太公廩廩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王使三監淮夷不叛則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殷之位號必不奪微子未必以宋代殷而降為上公也如疊山言則是殷周之際有二王並立也有諸予曰子亦嘗知天人之

旨乎以有天下者之子孫而言是祖宗所世守也斯卽一成一旅不可輕以予人是固在人之見也自天言之則國非一家之私也雖繼世嗣統者或未嘗不爲之少恕而至於貫盈則說其命而非爲過是以爲之臣者得應天順人而取而代之故使武王未嘗黜殷則必受辛之惡未絕於天確然有不當黜之義而渡河之舉反爲逆節當黜而黜武王固已奉天命而行之安有東帝西帝之謬而見於大聖人之世者或曰殷周固不得並王使武王誅商之後立武庚繼殷而退就藩服不稱尊號迨小腆自作不靖然後不得已而黜其命豈不更善乎

曰爲斯言者總有一武王非聖人之論橫於胸中而疑乎黜殷之非者也夫令武王果欺臣節亦必不立武庚何也受辛之惡不止蔡叔而有天下之與有國又不可同年而語也罪人之餘斷無君臨萬方之理或求微子於遜荒之中而立之以箕子微仲商容膠鬲之徒左右而先後之武王退居於鎬不必別爲善後之計也豈俟立之監而置之輔哉武王之所以不出此者洞見夫天人之故革命而無所嫌也既不出於此受辛既死姑封其後以主既屋之社以延六百年之祀可也其不遷之異地者以累世之宗廟陵寢在焉此武王之仁也說者

以南巢之放未嘗封夏後於故都夫聖人之事亦豈必相襲乎且子將以伯夷之事果有之與否叩馬之辭雖未足據而不食周粟則古今所傳也使殷實未嘗黜則粟固未屬周也伯夷誣武王矣曰然則蠡山何以有此言也予曰蠡山當元人既下江南思延宋祚特有爲言之也不然會是民無二王之旨而儒者乃未之聞也哉

江源辨

河源遠而江源近江源之不始於岷山猶河源之不始於積石昔人所同辭也雖然謂不始於岷山則可離岷山以求江源則不可自明崇禎間江陰徐霞客謂河源

在崑崙之北江源在崑崙之陽常熟錢氏爲作傳盛稱其言而吾鄉萬處士季野已力辨以爲妄或曰霞客所指殆卽金沙江也然錢氏述霞客語謂江源與金沙水相並南下環滇池以達五嶺則似乎別有可以稱一江者今以輿地按之殆卽鴉礱之泉霞客未知其名耳至近日李侍郎穆堂則直以金沙爲江源乃祖霞客而復變之按方輿路程圖西番之阿克達母必拉西番人云必拉者江也南行千八百里始有金沙之名又東南九百里至雲南之麗江府又行千四百里至四川境又行千二百里有打冲河來會之又行千四百里至馬湖府又東行二

百里至敍州府與岷江會凡六千九百餘里而岷江自羊膊嶺至此僅一千八百餘里故侍郎謂水必以源遠者爲主而近者從而附之今不以六千九百餘里之水爲源而反主一千八百餘里之水其勢不能以相統然無如禹貢明文確不可易如侍郎之說當自金沙入四川以後穴山通道直抵羊膊嶺而後與岷山導江合且可與河源之自崑崙而積石者相比不然姑無論岷山之不得以羊膊盡之也卽羊膊以來之水已由松而茂而敍歷一千八百餘里矣安得忽指金沙之自滇來會者以爲之源也哉且侍郎旣以金沙爲江源而又自狐

疑其辭謂西番之查楚必拉亦發源於崑崙南行二千餘里納東西大水十餘名鴉礲江又南行六百里即所謂打冲河又八百里而會於金沙凡五千里而至敘似亦可以爲江源特以視金沙較近一千餘里故邪取按此即霞客所云與金沙並行南下者更就其遠近以爲定說夫以四瀆之在天壤且明著其文於遺經而可任吾之擇而取之乎且以洪武閒宗泐之言證之其云西番抹必力赤巴山者東北爲河源西南爲江源然胡處士朏明以是山爲其龍山非崑崙若據都實昂霄所記以西番朶甘思之西爲河源雖不知其即抹必力赤巴

與否要之去崑崙尚遠斯皆前代史書與方輿圖之可攷者也然則侍郎所謂高山聳峙因據之以爲崑崙者侍郎自以意定之耳況累代之窮河源也皆以天子之力不能得其要領是故漢武張騫所定則唐人非之薛元鼎都實所定則明人疑之今欲鑿空求一江源視河源爲更遠不亦過歟陸放翁曰吾嘗登岷山求江源不可得蓋自蜀郡之西大山廣谷谽谺起伏走蠻箐中皆岷山也李贊皇曰岷山連嶺西不知其極薛士隆曰今自岷洮松疊以南大山峻嶺班班可攷者皆岷山之瀩地立名者也括地志謂岷州溢樂縣南連至蜀數二千

里皆名岷山䑃明壘守班志以爲必在氐道西徼之外方可當之亦非通人之論近有引江源記者謂在臨洮郡之木塔山䑃明駁之然木塔亦岷山之支峰必有水入江故云然也愚最取范石湖之說以爲大江自西戎來自岷山出舉其大略而不必確求所證於大荒之外葢河山兩戒南紀以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爲越門北紀以三危積石負地絡之陰爲胡門而河源江源竝在極西以其九州之表故禹貢略而不書必指其地以實之恐如宋孝宗之所以誚程泰之者矣侍郎之學淹貫古今方今人物愚所首推而江源攷失之好奇故不敢

不辨

辨宋祁漢書校本

景文漢書校本今不得見其全監本引入寥寥杭堇浦從勵文恭家見宋槧漢書則其中引之甚備喜而鈔之予亦以得所未見及細閱之乃知非景文之書南渡末年麻沙坊中不學之徒依托爲之何以知其然也崇文總目景祐二年祕書丞余靖上書國子監所收史漢本訛誤極多請行校正詔翰林學士張觀知制誥李淑宋祁與靖洎直講王洙讎對靖等悉取三館諸本及先儒注解訓傳說文字林之類數百家之書以相參校凡所

是正增損者數千言逾年上之稱爲新校史記前後漢書靖等又自錄其讎校之說別爲三史刊誤四十五卷是諸公固共有刊誤之作而非景文一人之書也而是本實頗引景祐刊誤本則或者景文晚年別爲一書以行亦未可定然使景文果別有是書則晁陳趙簿錄中必載之馬竹村通攷亦必載之而絕無有況景文旣身預於刊誤之役而其引之儼如易代前輩之書何也是其可疑者一也又其頗引陽夏公絳又言陽夏公者謝希深也景文爲歐公前輩希深歐公之友景文卽引其語何至尊而稱之若此是其可疑者二也三劉漢隸雖發

之自原父直至仲馮始卒業觀劉跋所跋尾則出行於世甚晚景文卒於嘉祐六年於原父亦前輩乃頻引而駁之是其可疑者三也司馬公生前祇封河內郡公身後乃贈溫公今以景文引其語而亦稱曰溫公景文安得至哲宗時其可疑者四也朱子文者陋儒也其論漢書最可惡雖不知其時代然出於南渡以後景文安得引之其可疑者五也景文之學極博倘出於其所校正必有可觀今鹵莽庸劣之甚至不知漸江之爲浙江而疑以爲誤字則是水經注尚未寓目者曾謂景文而有此其他可發笑者益更僕數之而未能盡也然則其出

所引南本浙本越本祁本安知其非信口揑造者乎董浦方爲疏證故以此書之大略告之

辨南史陸法和傳

陸法和之與王琳皆自梁入齊史臣遂置之同傳非也法和豈王琳之比蓋一庸人耳其破武陵王紀也由任約之功其破任約也由胡僧祐之功法和無力焉跡其好言未來之事不過鹵莽道士伎倆忽自稱司徒元帝以其素號能前知遂授之已妄矣江陵之陷史稱其自郢州入漢口將赴難而元帝止之謂此朋自能破賊不須離郢則尤揑造之言當元帝夜登鳳凰閣見翼軫間

有客星徙倚太息憂其必敗故徵王僧辨於揚州王琳於廣州徐世譜於信州以至任約劉棻之兵無不召焉豈有郢州最近而反遺之之理其詔僧辨曰吾忍死待公可以至矣豈有以破賊自誇而止郢州援兵之理當時宇文之兵甚盛以王僧辨之宿將裴回不前奮不顧身者止王琳耳而以道遠不及彼法和者固未嘗勤王也胡身之謂法和即至江陵豈能制魏兵之攻圍者其徒托爲之言以見其能知來斯眞論世之識矣史又言其反郢也著衰絰堊城門坐葦席以爲喪君之禮法和進不成勤王退不知城守已有改事二姓之心尚何持

服之有蓋是時荆楚諸臣俘入關中者十九而法和降於鄴下故得任爲虛誕之言而無人以質之雖然李百藥之徒非良史才不能辨法和之妄固也通鑑又從而紀之不亦惑乎賴有身之之註能正其誤吾故爲之申其說

辨鄞江先生墓誌

鄞江先生極爲荆公所重其墓誌係荆公作然不載於集中惟舊志引其語曰四明立言之士自先生始而已至閩蘂泉作鄞縣志始盡錄其全文予疑其冗蔓不類荆公文體及觀其所記門下弟子自豐稷袁轂周師厚

諸人外又稱遊學者有張機張邵張鄭張祁攷鄭祁皆邵之弟邵係徽宗宣和三年進士建炎初假禮部使金補其弟祁為明州觀察推官遂家焉邵於紹興十三年歸自金二十五年卒於廣德而鄞江先生卒於至和二年邵兄弟能遊學其門最少亦不下弱冠而自至和以及宣和凡六十七年始登第又八年始使金留十四年乃歸又十二年始卒抑何其長年也以豐尚書之輩行相去幾三世而謂其同門不亦謬乎此葢王氏後人之不學者僞爲此文載之家乘而蘂泉修志遂錄入焉或曰桃源先生爲鄞江之猶子邵兄弟或嘗經受業而誤

以爲鄞江此於時代尚不甚遠然卽如此說而誌文之出於依托亦可知也

崇教寺楊義婦事紀疑

吾鄞崇教寺在湖曲其中有女伽藍像雙珥弓鞋而鬚眉則男子所稱楊義婦之子德順也寧波府志鄞縣志載其始末極詳顧不見於成化以前諸志至嘉靖志始有之據云義婦係唐乾符時人又云義婦之子控於有司不得直乃赴汴訴之朱溫行營卒報其父讐予竊疑事在唐末而歷宋至元胡以諸舊志皆漏遺且乾符唐僖宗紀年也其時安得有朱溫遽領行營倘謂係朱溫

據汴時則錢鏐已立國黃晟已領明州雖浙中嘗羈縻於中原而不過遙奉正朔況中隔以淮南之楊氏亦非朱溫威令所能及也近讀宋徐仲車集中有淮陰義婦詩序與楊義婦事極相背序謂淮陰商人之妻李氏有姿色同商者見而悅之道殺其夫厚爲棺殮持喪以歸給云溺死盡歸其財無毫髮私於是伺其葬畢除服遣人請爲婚自陳有義於其夫婦亦感之遂許嫁生二子矣一日大雨庭下積水水有浮漚其人顧之而笑義婦問之不應固問其人以伉儷已固不虞其有他因以實告曰汝前夫之溺我實爲之已溺復出我以篙刺之始

沈其䴏浮漚之狀正如今日義婦默然乃伺其夫出即
奔告有司卒正其獄夫儺旣復自念以色累夫以身事
儺儺人之子義不可容乃縛二子投之於淮已而自投
焉斯事與嘉靖志所載一一符合獨謂楊義婦有遺孕
其後夫將商於外囑曰所生女也育之男也必不舉已
而生德順托言得女因爲女妝故寺中之像如之又謂
楊義婦死德順念以毋故死其父復以父故死其母遂
就崇教寺出家此一節爲稍異耳里中至今呼爲𩙪足
祖師遺塑猶存事跡亦非鑿空所能撰古今人固有前
後如合劵者風教所關亟宜表章不敢以嘉靖志爲誣

特疑人代之有舛誤耳仲車復曰或者以其生事二夫不得謂之義是大不然義婦之嫁初謂其人果能殮其夫不私其財故感而許之迨生二子房帷之好已篤顧能復讎殺子又自殺其身昭乎如白日之照九泉可不謂義乎斯言也郎稜以作吾鄉楊義婦之定論可也

辨李國楨事

明甲申以後死事諸臣傳傳聞異詞多不可信然無若李國楨之妄者先是懷宗念寇禍亟用人屢不效思委任勳衛曰畢竟是吾家世臣於是使魏國徐弘基成國朱純臣襄城伯李國楨分掌兩都兵柄而國楨得京營

總督國楨不曉軍務京營兵數十萬舊例每一堞守兵五人戰兵列近畿要地國楨省軍費每五堞置一人其餘散遣居鄉戰兵反居城內事亟九門晝閉守兵不得入戰兵不得出國楨遂束手無措賊入城遽降於賊帥張能能索金繒數萬國楨唯唯歸寓而所居已為他帥入踞一無可得賊怒搒掠之兩脛俱折以荆籬撞之國楨不勝痛楚夜解帶自縊死或盛以柳棺置道旁血淋漓於地見者指曰此李總督也北平王錦衣世德嘗親見其事而記之弘光定六等逆案尚書解學龍秉筆國楨在降賊諸臣之列及阮大鋮更定南京諸勳衞為之

請謚稱殉義儼然贈爵賜謚矣前此京城未破時都院李邦華請南遷實爲國楨所阻見南都姜閣學曰廣疏中野史不知反謂國楨力請南遷又云帝后葬日自縊其旁攷左侍郎懋第北使密鈔及趙吏目一桂紀事二書載帝后之葬甚詳初不及國楨一字然世猶以當日謚議與野史所載爲疑予故爲攷其實而歷辨之

原緯

偶讀竹垞說緯嫌於其顚末尚未盡因更爲攷索以疏證之其見於竹垞所述者不復具焉

緯書之說爲吾黨所羞稱然除災祥怪誕之外不無可

采如律歷之積分與禮之遺文旁羅博綜其言有物但便撰焉而精未嘗不極有關於經術也按隋書經籍志漢世緯書大行言五經者皆爲其學惟孔安國毛公王璜賈逵之徒獨非之相承以爲妖妄故因魯恭王河閒獻王所得古文參而攷之以成其義然則讖候流傳直出諸經師箋故之前後世以爲始於東京者尚攷之不詳也銅符金匱萌於周秦之世王澤既衰僞言日起但百家雜流不過自名爲子而緯則竊附於經是以儒者不免爲所惑以聖人春秋之筆側重以子夏之謹守也而再傳之公羊遂有善讖之名然則其淵源不亦遠乎

哉是故秦有公孫枝之冊而兆西戎之霸趙有董安於之冊而兆孟姚之亡陳寶之祀野雞萇弘之射貍首或讖三戶之復楚或徵二世之亡秦夫孰非圖籙之微言也且夫天垂象見吉凶是不易之理也五行之運如環無端是自然之運也爲緯者未嘗不竊是意以炫飾其間豈知其惑世而誣民一至此哉吾觀西漢大儒雖以董仲舒劉向尚不免於災祥之說則隋志所云果爲不誣又未嘗不歎儒者之不善讀緯而反以其所學陷溺其中也若鄭康成於緯或稱爲傳或稱爲說正義以爲漢時禁緯故特諱之則未必然隋志漢時詔東平王蒼

正五經章句皆命從讖妄在其禁之也觀康成答張逸曰皆爲注時在文網中嫌引秘書故隱其名然則康成因已觸錮之故有所忌而不言耳非漢世禁緯之明文也獨隋煬帝焚緯書而唐初諸公如孔穎達李善輩皆淹通貫穿則其在民閒者亦未能盡毀也經學旣昌彼妄誕者將何所用之哉

原命

古人之談命者多矣王魯齋言以日計時得命一十有二次其六十之十二得命七百二十計之以月又六十其七百二十得命四萬三千二百又計以歲六十其月

則得命二百五十九萬二千宋景濂謂一日之內同時生者不少而顯晦吉凶壽夭或懸絕故趙普與軍校蔡京與粉兒高叔嗣與陳友諒皆同命童軒亦言高轂與李昂巢昂與王稽皆同甲子而絕不相似余申之衍皇極經世之說推其淵源於王天悅謂某甲之年月必得某甲之日時而後富壽苟得某甲之日時而遂貧賤水陸舟車之所產東西南北之所居莫不有合此其所以有同物而不同運者莊定山曰如此則福善禍淫之語不足信也黃黎洲調停之日支干之不足言命審矣顧大賢如橫渠西山亦喜談星歷之學以推驗事變豈其

見不及此善言天者徵之人事善言人者驗之天命夫善與人同卽爲合德知過再犯卽爲轉趾聞善不信卽爲孤神財不儉用卽爲耗宿此以人合天者也日月之交食星辰之淩犯陽九百六之厄君子以恐懼修省此以天合人者也天不能以一定之數制人事之萬變星翁欲掃除其萬變者而拘攣於墮地之俄頃固不足信然并俄頃而去之則天豈以空劵枉矢如周赧曹髦之在上乎兩者皆失故必合天人而言之則卽俄頃亦天之八柄也梨洲之言欲通兩家之郵而未免依違爲調人之見其於天人之際未盡焉夫天自有八柄以馭人

而不在乎支干甲子之間蓋天之所以賦人者理也顧理不能不乘氣以行氣凝而成質而後爲人理純而氣駁氣猶虛而質則實天亦不能求其齊矣原天之心上之豈不欲人之皆聖賢而無不肖乎而不能也次之豈不欲聖賢常居后王君公之位以臨治一切黎庶之不肖使天下常治常安乎而不能也又次之豈不欲人之皆康強而無短折皆溫飽而無飢寒乎而不能也夫天亦豈有所厚而聖賢之而后王君公之而康強之而溫飽之亦豈有所薄而不肖之黎庶之短折之飢寒之不特此也方且若有老耄昏瞶之顛倒而聖賢而黎庶之

短折之飢寒之不肖而后王君公之康强之溫飽之賜皆命也天之所無可如何也夫以天之所無可如何者而以是爲其八柄不亦誤乎曰然則八柄安在曰天亦但能操其常而不能操其變故天亦有時而窮然而其變也究亦未嘗不合乎常彼儒者福善禍淫之說時亦有不驗者矣而不知無不驗也回而夭跖而壽回若劣於跖矣夷齊而餓景公而有千駟夷齊若屈於景公矣文謝而死西王而顯文謝若拙於西王矣此一時之禍福也千百世之是非昭然華袞斧鉞施於蓋棺以後此一定之禍福也彼據目前易過之跡如朝露如冰山者

而以是為天之八柄浚之乎言天矣夫富貴貧賤壽夭之變天有時窮於無可如何則屈屈支干甲子豈反有常數之足憑若求其足憑則惟盡其在我而他無預焉故孔子於伯牛之死也始言命於公伯寮之愬也始言命聖人之言命也必其窮於無可如何而後以命聽之非如言星歷者有覬乎將來之休咎也是即孟子所云不謂命者也故棃洲之言天也固其談命也支

原社

今世重社祀一府一州一縣皆有之而又有城隍之神又有所謂府主之神何其多歟全子曰是未攷古之社

禮而失之者也古者大社之外有國社有鄉社有里社今天下府州縣之社皆足以比古之國社其鄉社里社無聞焉社神者府州縣之土神也古人之祭也必有配故社之配也以句龍降而國社鄉社里社則以其有功於是國是鄉是里者配之今世之社無配而別出爲城隍又岐爲府主是皆古國社之配也又降之而一都一鄙皆有境神是即古鄉社里社之配也古人合之而今人分之且失其正而存其配焉耳夫古之得配食於社者必官於其土而遺澤足以及民禮所謂勤事而得享者也或以鄉老韓子所謂歿而可祭於社者也此即今

之所謂名宦所謂鄉賢而附祀於學宮者也古皆附之於社今人一變而爲特祠再變則盡入之於學宮而又於其外別標所謂城隍所謂府主而與社並列則分之中又分爲是皆禮之迭失而不復能正者也尤可怪者世之城隍府主境神必求其人以實之又不就昔之賢守令及鄉之賢士大夫而反妄指漫無干涉之古人且撰爲降神之蹤跡以欺人乃不經之甚者也大抵今世不奉天神而信人鬼故諸祠之香火其視壇壝奚翅什伯相過無他天神冥漠苟非誠敬之至無從昭假而人鬼則有衣冠像設足以爲愚夫愚婦之所趨故今世而

欲正祀典惟正社祀而已其果足配食乎社者則存之否則汰之世有深於古禮之士其必以予言爲然也夫

釋奧

古者原有奧神禮器所謂燔柴於奧者也蓋老婦之祭歷世奉以爲先炊中夏則祭竈而以奧配之又有專祭則禮器所云是也太史公封禪書亦記先炊是漢時尚傳其祭奧之司火令雖同於竈但當時以爲卑者之祭禮文一切簡殺故祭竈必用特牲三醴三黍又制心肺肝爲俎先設主後迎尸祭奧僅盛於盆尊於瓶而已康成謂奧當作爨後世皆祖其語然康成改字多不可信

而攷古人爨祭之禮其神一爲饎爨宗婦祭之一爲饔爨亨者祭之俱在廟祀尸卒食之後而不聞先炊有二是則古人蓋別有奧神康成之說非也由此推之則王孫賈之意蓋指蘧伯玉顏讎由之徒不過備員未若已之炙手可熱獨當時而用事而亭林顧氏有奧果何神之疑亦可以釋之矣亭林別謂奧竈當以地言同一媚也與其將順於朝廷之上不若逢迎於燕閒之區竊謂如以地則室西南隅最爲幽隱所稱奧援之力未必不與煬竈相上下耳

釋竈

竈以掌火爲事實與門井戸霤各有專司而其他無聞焉不知後世何故加以司命之稱謂其能言禍福於帝是在宋孟元老夢華錄云然溢由來久矣按天官書文昌六星有司命卽周官太宗伯櫄燎所祀者也在武陵太守傳又以爲三台之星若祭法七祀其一曰司命鄭康成以爲小神居人之閒伺察小過作譴告者是與文昌之星不同熊安生作義疏據之以闢皇侃之說愚謂七祀所列亦不得謂之小神要與天官書所云有別耳援神契謂司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謫暴有隨命以督行趙邠卿曰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

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夫行善得惡似未可言謫暴若白虎通所解又微不同要其大旨則無殊也漢制掌之荆巫民閒則刻木爲人長尺二寸居者别貯小屋行者擕置篋中每以春秋之月祀之是古者原有司命之神特巫覡所爲以之解七祀尚非今加之於竈則愈舛矣

先聖前母祀典或問

乾隆二年副都御史海寧陳公疏請崇祀先聖前母施氏事下廷臣集議舉朝不以爲然禮部侍郎桐城方公獨爭之衆莫聽御史桂林謝公初亦以爲宜祀而次日

以疾不至遂更無爭者客或以問予予曰吾聞諸公之阻斯議也據奏先聖前母見家語而今家語無其文則不足信也夫小司馬所引誠不見今家語然今家語出於王肅顏師古註漢書以爲非復劉向所定則小司馬尚及見劉向之書也今因王肅之書所無遂據之折劉向何也客曰此孔氏家事使其果有衍聖襲公已久何以未嘗上請予曰國家追崇先聖至五世聖裔之官且萬年皆孔氏家事不必盡出其子孫之請況孔氏譜系之古莫如祖庭廣記首引劉向家語諸公乃概未之見耶客曰是則然矣顧今家語後序有聖父出妻之文得

母所出者之卽前母耶果爾則追崇亦未可輕議予曰此何言也而可信耶孔氏三世出妻稍有識者無不知其妄也古人固不諱出妻然不應聖門獨如是之多彼爲此語者始於檀弓檀弓之誣先聖及諸高弟不一而足而此爲甚且鄭康成之解亦與王肅異康成言先君子喪出母是聖父出妻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是先聖出妻子上之母死不喪是子思出妻而子思之母死於衛則以爲伯魚死而嫁是聖門四世三出一嫁亦不幸之甚矣王肅又變其說謂聖父出妻卽子思所言先君子喪出母也伯魚出妻卽子思之母死於衛也子思出

妻卽子上之毋死而不喪也而於先聖之出妻則爲之泯其事乃後人之言又與鄭康成王肅異謂子思所云先君子指伯魚是先聖出妻而伯魚子思亦皆出妻則聖父又幸免不特其事之誣妄又可見其說之倏移而上倏移而下初無定也此本不足當儒者之辨而欲據之以議祀禮不亦異歟客曰先聖前毋既無子則其出未可知也予曰古者妾媵有子女君得免於出聖父之適生孟皮矣施氏不應出也且先聖之配幵官氏亦鄭康成之妄指以爲出者今未嘗不祀也何獨於前毋則信之深也客曰凡國家典禮定於大宗伯今尚書張公

取羣議而折衷焉予以詞館漸進嘵嘵置辨是爲出位予曰漢時有大議雖太學生亦得預聞宋則三館兩制竝在集議之列今固無此例而予辱以下閒姑陳其所見耳且吾見尚書之議祀典矣近者方侍郎請湯文正公從祀聖廟此天下之人皆以爲當從祀者尚書有憾於侍郎謂文正公行誼節槪雖無愧儒者而平生未嘗著語錄不得與陸淸獻比首撥從中主其議遂格不行今者因侍郎之爭而力排之猶前事也客變色逡巡而去因詮次其語以質後世識禮之君子

左氏謚說

春秋之諡宗周而外晉魯齊衞最具鄭之七穆皆不書諡最後始有罕武子國桓子而馮簡子不知其爲公族與否且其人雖賢顧本末不甚詳并佚其名而存其諡子產之諡別見外傳以宋諸卿之多賢其諡無一見於傳者陳之書諡者三而司馬桓子公孫貞子名無可攷獨轅宣仲名存而事畧備其餘惟邾有茅成子耳吾於是疑左氏於諸國之史亦未得見其全也尤有不可解者王子帶而諡曰昭召伯奐暨其子盈而諡曰莊曰簡魯之公子慶父暨其子敖而諡曰共曰穆公子牙暨其孫僑如而諡曰僖曰宣衞之石惡而諡曰悼齊之高張

而謚曰昭國夏而謚曰惠然猶可曰諸臣雖以罪或死或奔而業爲之置後故徇其後人之請得更謚焉亦已謬矣晉之狐鞫居而謚曰簡郤犨而謚曰成欒盈而謚曰懷齊之崔杼而謚曰武衛之甯喜而謚曰悼晉荀寅士吉射而謚曰文曰昭魯郈伯而謚曰昭則其爵已削其族已絕誰爲賜之豈其遺臣故吏妄爲立議當時因而傳之而左氏亦遂從而載之則是出於亂賊之徒之口而覽以登於史乎其閒惟齊之國佐謚曰武魯之臧紇亦謚曰武紇之後從亡而出者謚曰哀衛大叔疾謚曰悼此其罪未甚而宗未覆者或稍可寬也予家藏之

謚曰懿則以其人有大節而又野死或出於齊人之公論而追賜之未可知耳吾以是時諸侯之例攷之唐成公陳懷公皆弱小亡國之君顧皆有謚是其出於遺臣之私謚無疑諸人殆亦其類乎嗚呼遺臣不忘其君而謚以哀之可也大夫之有罪者而餘黨竊為立謚史氏遂據以相稱可乎哉安得百二十國寶書及古世本而遍攷焉

文說 二首

作文嘗以經術為根柢然其成也有大家有作家譬之山川名勝必有牢籠一切之觀而後可以登地望若一

邱一壑之佳則到處有之然其限於天者人無如之何也唐宋八家而後作家多大家不過一二周平園樓攻媿力爲恢張微近於鄰水心則行文有蹊徑同甫尤多客氣其餘瘦肥濃淡得其一體而已有元一代規矩相承而氣魄差減明初集大成者惟潛溪中葉以後眞僞相半雖最醇者莫如震川亦尚在本心伯仲之閒獨蒙叟雄視晚明而擬之潛溪遜其春容大雅之致此又有隨乎國運而不自知者語曰文章天地之元氣豈不信哉

揚子雲之美新貽笑千古固文人之最甚者餘如退之

上宰相書湖州謝上表祭裴中丞文京兆尹李實墓銘放翁閱古泉南園記西山𨔁雕青詞皆爲白圭之玷就中言之放翁二記尚有微詞然不如不作之爲愈也水心應酬文字半屬可删吾故曰儒者之爲文也其養之當如嬰兒其衞之當如處女

禁原蠶說

周禮夏官馬質禁原蠶鄭康成謂天駟主蠶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原蠶者懼其傷馬臨川李詹事嘗語予曰此最漢儒不經之談吾嘗試之矣一院之中飼蠶於東秣馬於西曾不見其傷也予曰是固然天下之以

兩大而傷者必其力足以相抗原蠶雖多不過女紅之餘分閏位耳而謂其足以爲馬政之累乎然所以必禁之者則專爲蠶事計也今天下蠶利莫盛於浙東西吾故熟知其不可也凡桑柘之生三月而茂旣翦之以供蠶食則其木之津液爲之流者數日歷兼旬而漸有生意以復其初原蠶多則必復取新生之葉斬艾無遺而桑柘之氣大剝況其成絲於夏者爲質亦薄不足當春時之十五是欲博其利而卒幷蠶之氣而耗之行之數年蠶且漸減桑亦盡枯非贊化育之道也四時之序成功者退是以桑柘用之於春而休之於夏不竭蠶之力

非於馬政有所預也若夫天南極壤固有收入鷰之繭者斯則物產之奇不可以爲常故聖人於中國必禁之或曰掌之於馬質何也曰周禮蠶無專官而天駟實以馬祖兼蠶神則禁原蠶者馬質掌之夫豈以兩大之故哉

說蘋婆果

蘋婆果來禽皆柰之屬特其產少異耳蘋婆果雄於北來禽貴於南柰盛於西其風味則以蘋婆爲上柰次之來禽又次之新城王氏羣芳譜尚攷之未晰佛書所謂蘋婆果肖如來之脣正指北方之種而言非柰也王氏

因廣志而誤耳秀水朱氏以蘋婆果爲甘棠來禽爲杜則益謬矣白棠赤杜實皆如楝子豈柰類乎閩之漳浦一帶又別有蘋婆果甚堅而劣其殆嫫母之辱耶

鮚埼亭集外編卷四十八終

鮚埼亭集外編卷四十九

鄞　全祖望　紹衣

雜著二

記項燕事補註六國年表後

史記始皇本紀云王翦虜楚王楚將項燕立昌平君爲楚王以江南距秦次年王翦擊破之昌平君死項燕自殺而六國年表楚世家王翦列傳皆云始皇二十三年王翦擊破楚軍殺其大將項燕遂虜楚王不言立昌平君事予謂當從本紀葢項燕於國亡之後扶義立君力竭而殉國人哀之故陳勝猶假其名以爲收集人心之

計卽後此項梁一呼而八千子弟響應亦燕之餘烈耳若戰敗遂死雖不失爲忠感人不若是甚也竊歎秦滅六國其世臣無能與國同患者收餘燼以相抗止楚之項燕狙擊諸博浪沙中以報故國之讎者止韓之張良究觀秦所以亡陳勝假之以發難項藉因之以成事而張良卒收其功世臣爲故國重於此見之嘗取以補六國年表之闕

拾漢豫章太守賈萌事

新莽篡命首舉兵南陽討之者安衆侯劉崇也次年舉兵東郡討之者翟義劉信也其謀劫殺莽立漢宗室者

期門郎張充等也俱在鄴即眞之前旣即眞舉兵東膠討之者徐鄉侯劉快也班氏不能特表之合爲忠義列傳故其事之詳不可得聞然其名俱得見於通鑑獨酈善長水經注載豫章守賈萌殉節與翟義同其爲安成侯張普所賣與張竦同亦見太平御覽而班書幷其名不列於史故通鑑亦失載世之熟於酈註者寡矣因記之

記王荆公三經新義事附宋史經籍志

荆公三經新義至南渡而廢棄元祐時不過曰經義兼用註疏及諸家不得專主王氏之解所禁者字說耳獨

莆田黃隱作同業見惡其書當時在廷諸公不以爲然彈章屢上按山堂考索所載元祐元年十月癸丑劉摯言國子司業黃隱學不足以教人行不足以服衆故相王安石經訓視諸儒義說得聖賢之意爲多故先帝立之於學程式多士而安石晚年字說溺於釋典是以近制禁學者無習而已至其經義蓋與先儒之說並存未嘗禁也隱猥見安石政事多已更改妄意迎合欲廢其學每見生員試卷引用輒加排斥何以勸率學校同時呂陶亦言經義之說蓋無古今新舊惟貴其當先儒之傳註未必盡是王氏之解未必盡非隱之誦記王氏新

義推尊久矣一旦聞朝廷議科舉則語大學諸生不可復從王氏或引用者類多黜降諸生有聞安石之死而欲設齋致奠以伸師資之報者隱輒忿怒欲繩以法尤可鄙也於是上官均等皆乞罷隱慰公論由此觀之元祐諸賢平心亦已至矣嗟乎蔡京之欲毀通鑑蓋隱有以啓之韓忠獻所云鬼怪輩壞事也二疏不載於宋史特錄之以附於經籍志之後

記先少師事

宋穆陵嗣統吾宗會稽全氏自太師申王而下皆以戚畹承恩澤其由進士出身者則少師府君諱清夫也少

師爲越公次子一門貂蟬相望獨習詞賦取科第已而屢遷至少師判湖州頗以盛滿爲懼未老乞休會稽唐氏者亦舊家其遠祖通議公神道在山陰縣旌善鄉故城山中先是寶祐時唐氏之裔以券求售少師以朋壞畜之而已不知其爲先塋也久而知之瞿然曰梓里先正雖其孫支零落然得無有議我者乎乃命守者禁其樵牧而通唐氏之灑掃如故越二紀而少師致政歸唐氏有名斑者謀於宗老引古誼致書來請少師謝而諾之再至卽歸其券且爲標其山徑之廣袤繪圖致唐氏唐氏感少師之德特勒石墓旁而剡源戴帥初爲之記

夫以少師當時之力於此空山固無足愛揮而遷之直
敝屣耳顧吾以觀世之有力者雖以一畝之區甚或數
弓之地必竭其智計以爭抑恩陵谷推移吾家所強據
而有之者能保其如帶如礪永弗失乎以視少師脊然
雅量廣錫類之恩卽以沛及枯之惠相去何如也適仁
和張秀才誠然以祖墓爲勢家所奪力爭之幾致奇禍
其後幸而得直請予書其事予因有感於剡源所記嘆
世風之日下并以告吾宗人載之譜乘補家傳之所未
備焉

記宋湖心寺浮屠妙蓮治錢塘江事

錢唐江潮其捍禦者爲海塘此外不聞其爲患獨宋理宗朝一見之顧舊史亦不甚詳其事祇杜正獻集中奏疏其陳穆陵卽位以來大變五大幸五而以浙江之決爲一變其平爲一幸然亦僅曰江潮失道摧陷衝擊已迫城闉幾不可以爲國而怒濤復殺寖安故流未嘗言其所以治也四明至正志云妙蓮者潮心寺僧有道術史衛王當國錢塘江變大作延妙蓮治之乃趺坐閉目誦呪江潮頓平予平生不信二氏之學然推原其故深服先儒之說以爲釋本於道至道何所本則未有言之者不知道家之祖蓋出於三代以來巫史卜祝之官歷

古聖王固嘗用之而其末流愈遠而愈失其眞夫聖王通天地人以立教故典三禮者其屬有巫有史有卜祝斯其官不可視之爲賤者之流也苟非有齋戒神明之德何以知鬼神之情狀而相與昭格昭格有所弗通何以聯天人於一氣是其術誠不得而賤之但聖王語常不語怪任德不任術如商之巫咸巫賢或謂其以官爲氏而七年之旱禘桑之禱但以修德禳之不聞其以術也世教衰人心壞卽史巫卜祝亦非三代之舊而道家之徒乃以其淸淨之胸竊取而運之夫然後有驅役鬼神之法蓋斯人日役役於羣動其志氣不復能感通而

道人輩寂坐槁瞑反成旁出之徒至於釋子之所爲則又本道家而小別其門戶如妙蓮者殆亦苦身持力積久深造而後能之非聊爾之術所可幾也當是時君若相日耽湖山之樂格天之政夫復何有非是僧江患固未可知嗚呼以古聖王參贊化育貫通幽明之所寄官不能守其職而流入於異端彼拘墟之儒方斥以爲誕妄不知夫庶子之素宗閭位之冒統其源流有所自出哉吾聞元泰定間海岸大崩浮屠天岸取海沙詛之遏擲四隅足跡所踐海濤皆止是亦妙蓮之流也

記王之明事

江陰白孟新夢鼎其言王之明事係所目擊有足資參攷者孟新曰初傳太子南來予卽同友人往跡之前出城卽有百餘騎馳來云往衛太子者至某寺其門鍵嚴甚有竊覘者騎輒以白梃擊之俄而有勳戚數人至亦不得入內傳語曰太子勞諸公倦甚請以明日皆去雖寺僧亦不得見太子何狀也酉時馬士英遣人至卽入之漏五下錦衣馮可宗以騎至言迎太子戒備無動有起者卽殺之遂以太子去明日使朝官雜識則皆言非矣南京失守士英走有入其第者得馮可宗一緘自稱門生言銜督獄事恐動人耳目當早決其月日正太子獄

時事也然則王之明事其蹤跡誠屬可駭輒意方流賊破都城戈甲雲擾太子何由脫身南奔故後人亦多疑其僞但士英輩之所爲則亦甚矣

記馬士英南奔事

士英奔至杭擁所謂太后者來杭城士庶皆得入見太后身長衣黃南面立問以國家禍亂及官府事皆不能答或曰此士英母或曰宮人也其後士英走太后不知所終吳農祥云

記許都事

許都之禍交口稱其誣屈而陳公大樽何公愨人徐公

闕公言之尤甚大樽身在行間至以殺都爲負辭給事之擢棄官去闕公尚責大樽不能力爭而慭人爲職方薦都知兵僉旨之下在都死後數日南都史公時亦以檄召之故黃南吴梅村毛西河所言皆祖諸公之說獨吴徵君慶伯以爲不然言都本無奇才特以喜結市井無賴得人心健兒俠客暨方外之不逞者皆歸焉都所結多不能給遂肆劫奪至宣平之官庫亦爲所掠又假中貴之符召兵事發自知不免遂反果如此則都不容誅矣竊疑華亭諸君子以立功自喜誤信都或有之史公更歷事多豈有不審其才行而遽爲檄召之理慶

伯之父中允預於討都官司聲罪之詞容有過實而慶伯亦遂詆之已甚總之都既揭竿爲賊則下流蒙謗終難洗雪但尚讓張元洵非端士設得如史公者駕馭之亦或可收其用而有司復爲激變此紛紛之論所以尚爲之惜者也

拾中丞高公鄖陽舊卒事

流賊之攻鄖陽吾鄉高公以疲兵扼之賊屢至屢挫而去思陵用公爲陜撫南中又用公爲湖撫時　大兵已下陜公至不得前還鄖則亦內附矣時尚有老父在堂公乃閒行歸家齋志而卒方公守鄖有四卒最勇專任

刼營事賊至輒令出刼之四卒分啖生牛一隻火酒各一樽夜去竟入賊營但操一鐵鞭所擊立碎賊以刃禦爲鞭所格或折或墜皆不支又往來倏忽諸營爲之驚擾四卒及旦而還無傷者賊乃終夕嚴備不得休息而四卒出入自如非邏者所能遏其歸城也手中鞭皆牢不可開瞑坐移時既而張目大呼齊擲之公既歸亦不知四卒流落何所其後有族弟故孝廉斗階以計車北行宿酒肆中主人翁老矣問知爲公族大不以其應試爲然斗階叩之不肯道姓名固問則曰吾昔從公鄖陽即所謂四卒之一也因言公事甚悉且出鐵鞭示之嗚

呼方公自鄖歸天下猶多事以四卒之技何難改投以圖進用而埋身恐後觀其責斗牖之言諤諤有古人風節斯不當僅以健兒相目者矣因記其事附之公傳後

記方翼明事

鄒氏明季遺聞穢誣不堪其爲張縉彥李明睿王變各出筆增飾是思以隻手掩天下目也然其中亦有一事可採謂南都翻逆案時奉化方翼明上疏諫發刑部擬罪此事他野史不載獨見鄒氏之書予初不甚信近始訪得其諫疏又知其爲李梅岑先生弟子梅岑故遺民風節之高者也嘗更博攷翼明之平生而傳之

記石齋先生批錢蟄菴詩

石齋先生在南都學人稱爲誠明先生蓋用昔人以加之橫渠者也吾鄉錢蟄菴尚少年以通家子請業取所作詩求先生點定先生批其卷首曰詩甚可觀然其中有贈女校書作近來此等習氣皆元規之塵也錢氏至今藏之明人放浪舊院名士多陷沒其朋雖以范質公吳次尾方密之姜如須馮躋仲黃太冲亦不免焉王玄趾爲戢山先生門下尤狎於此又狎伶人梁小碧小碧以此名重一時諸公賴有後來所造不至終爲此累耳讀方望溪記先生拒顧媚事眞可謂峨嵋天半烏然獨

絕者矣予選甬上耆舊集就錢氏求蟄菴詩獲見先生手批之語爲肅然再拜而記之

浙西分地錄

浙江之地自明洪武中定爲杭嘉湖寧紹台溫處金衢嚴十一府東寬而西迫其實自秦置會稽郡以來皆以江南之蘇松常鎭四府爲西境直達於大江而止漢志會稽郡治吳領二十六縣曰吳曰曲阿曰烏傷曰毗陵曰餘暨曰陽羨曰諸暨曰無錫曰山陰曰丹徒曰餘姚曰婁曰上虞曰海鹽曰鄞曰剡曰由拳曰太末曰烏程曰句章曰餘杭曰錢唐曰鄮曰富春曰冶曰回浦則分

江南四府之地皆在焉後漢順帝永建四年始分會稽置吳郡而移會稽之治於山陰蓋唐浙東分道所由起吳郡則又今蘇州所由起會稽則又今紹興所由起孫皓寶鼎元年又分吳郡合丹陽郡之地置吳興郡是今湖州所由起晉武帝太康二年又分吳郡無錫以西毗陵校尉之地置毗陵郡惠帝永興元年又分吳興之陽羨合丹陽之永世置義興郡是今常州所由起元帝初又分吳郡海虞北境置南東海郡寄治曲阿是今鎮江所由起陳後主禎明元年分吳郡錢唐縣置錢唐郡是今杭州所由起隋平陳置遂安郡是今嚴州所由起蓋

六朝揚州封內以丹陽爲王畿而吳郡乃其近畿故多合二郡爲揚州而以會稽爲東揚州又於吳郡之京口別置南徐州以毗陵義興度屬之其後又置吳州震州以壯形勢然開府屯兵則仍以丹陽自爲一局吳會稽自爲一局是以宋顧琛爲吳郡得合吳興王曇生義興劉延熙晉陵袁標之師以應袁顗而尋陽王子房應之於會稽梁杜龕爲震州得合吳郡王僧智義興韋載之師拒陳而張彪亦起會稽是也唐之江南東道治蘇州始復合古會稽郡之舊惟昇州則古屬丹陽而唐始割隸之者迨肅宗乾元二年又分浙江東西道則西道於

昇潤蘇杭常湖之外并領宣歙饒江四州葢兼有古豫章郡之地東道於越衢婺明台溫處之外并領西界之睦州其後西道卒罷領宣歙江饒而以睦州屬之東西各領七州浙西鎭海軍使之治自憲宗元和而後皆在潤州其後楊行密錢鏐爭浙西潤常兩州皆歸楊氏故僖宗光化元年吳越移鎭海軍治於杭而吳亦仍置鎭海軍於潤一如山東兩昭義軍之例吳越寶大元年不通中國於是以蘇之嘉興縣置開元府是今嘉興所由起宋平江左浙江西路復合但不領江寧蓋復古丹陽之舊南渡後所分軍州亦猶舊界也元至正間始分嘉

興置松江府蓋會稽之西土自罷侯置守以來雖其中離合不一而蘇松常鎮之合於浙西則未有異者若以地勢民風言之則杭州而西應與蘇松四府為一部江寧而東應與徽池諸府為一部揚州而北應與廬鳳淮徐為一部據大江而三分之是畫野之至當者唐以昇宣歙饒江幷入浙西未免有鞭長不及之勢而明初則嘉湖亦當歸直隸將浙西不過百里胥失之矣嚴州自六朝以來俱屬西界唐時暫隸之東不久即歸之西其東屬者亦非也

浙東分地錄

浙江十一府以秦置會稽郡之封計之西雖縮而東則
贏蓋秦時會稽之東自浙江隔岸爲烏傷諸縣迤邐至
於山陰又東自餘姚句章至於鄞而止秦之置郡三十
六而閩中郡弗與焉今閩中之南境蓋有秦南海郡之
地其西境蓋有秦豫章郡之地非盡秦之故封也而吾
浙之台溫處三府則實秦閩中郡之北土秦之亡也故
越王無諸閩君搖以兵從漢滅秦高帝即位封無諸爲
閩越王惠帝時又分閩越之地封搖爲東海王無諸之
所王者當即今泉建諸府之地搖所王者當即今溫處
諸府之地而福州則爲兩國之交若漢初會稽之屬原

祇二十四縣太守治吳其親轄者爲曲阿毗陵陽羨無錫丹徒西部都尉治錢唐其分轄者當爲婁海鹽烏程由拳餘杭富春烏傷太末（烏傷太末在東然由富春而上則在部內）東部都尉治鄞其分轄者當爲餘曁諸曁山陰餘姚上虞剡句章鄞皆秦之舊也吳地記曰東甌亡於漢武帝建元二年漢遷其民於江淮其後遺民稍稍復出於是始立爲回浦縣其時閩越猶未亡也十六年復有事於閩越分其國爲二東越王餘善與越繇王丑並立元鼎二年二國盡平亦遷其民而虛其地以其遺民稍出者立治縣於是增設會稽南部都尉治回浦而以治屬焉後漢旣

分吳郡錢唐非復會稽之有始置西部於太末而東部由鄞而徙章安南部由回浦而徙侯官司馬彪云章安即治然則臨海亦治地也分治地爲東南二都尉東部治臨海南部治建安晉書曰建安武帝時名東治後漢改爲侯官合二史之言攷之東治即治縣也東部之由鄞而徙者葢搖之封南部之由回浦而徙者葢亡諸之封竟以泰閩中郡之全地附於會稽孫亮太平二年始分會稽東部置臨海郡則今台州所由起孫休永安三年始分會稽南部置建安郡晉武帝太康三年又分建安置晉安郡則今福泉諸州所由起明帝泰明元年又

分臨海置永嘉郡則今溫州所由起唐之興也豐建汀漳並建而猶屬江東采訪使之治蘇者領之用漢制也其置福建經畧司自玄宗始其置福建節度使自肅宗始於是候官都尉之地遂獨爲一道而東部則竟隸浙東蓋自天寶元年分溫州置處州計地而論直盡得回浦縣之境福建一道僅得治縣耳考漢太康記有回浦鄉在鄞縣南當即南部故治然則回浦亦在台州之境與治相接當時以二縣包舉全閩也若孫皓寶鼎二年分會稽之太末諸縣置東陽郡是今金華所由起唐高祖武德四年分東陽之信安置信安郡是今衢州所由

起玄宗開元二十六年分會稽之鄮縣置餘姚郡則今寧波也是乃秦會稽郡之東境其時如金華之永康寧波之象山則尚係閩中之地所度屬者是浙東分地之顛末也以甌閩之界言之踰仙霞越杉關可以別為一道若東甌允宜屬之浙中者也

百粵分地錄

百粵之於越蓋自無余裂土以來傳國踰千年子姓繁衍分鬪天南之土凡職方不錄者皆為所據芋區瓜疇各以成部其在允常句踐之先已有然者正如白狄赤狄之同出於狄舒庸舒鳩之同出於舒太史公乃謂越

亡之後宗支分散或爲君或爲長以臣於楚非也閩越揚越甌越駱越之名甚古不自七國後始也周禮夏官有七閩則閩越之自爲一種舊矣史記當周夷王之時楚熊渠興兵伐揚越則揚越之自爲一種舊矣永嘉爲東甌欎林爲西甌故輿地志曰東南有二越則甌越之種不同又可知矣呂覽越駱之國則駱越又一種矣安得如太史公之言以爲越亡之後所分乎況以罷侯置守之界言之百粵之地所謂閩中南海桂林象郡四守不在三十六郡之數者也國語句踐之盛西至於太末東至於鄞此僅僅秦會稽郡界而於閩中以下四郡無

預也將謂其時四郡未有屬乎則沃野六七千里陸與楚之長沙豫章黔中三面壤地相接水可由海道以通齊之膠菼不特三江五湖之利也以句踐之生聚教訓胥虛此而置之乎將謂句踐滅吳後所并據則淮泗之地卒棄之而不終守況四郡之隔以險阻且廣袤而不及控馭乎然則百粵之舊有君有長可知也百粵之種本出於無余之後故嘗越之強則臣於越越亡則臣於楚益自楚衰而吳盛吳亡而越盛江湖以南漸通於上國而百粵介在荒服以外尚仍僻陋之區風氣未開故庇民於強者耳漢書注則謂自交趾以至會稽綿亘南

東道里綖遠各爲種族未必皆夏少康之裔斯固未可定然據其所云是百粵與越初非一姓而史記以越爲楚滅宗支散處而後有百粵之稱者益不足信也已

鄞西湖十洲志

鄞西湖之勝至宋元祐閒而極盛南渡以後皆遭變置劉戸部所作圖已無存者嘉定閒縣境圖則闕之近修鄞志者閒有所指或合或否予爲捃拾舊文約畧故跡大抵中央得四而東西兩岸各分其三舒亶十洲圖記曰因湖上之積土廣爲十洲而敞壽聖之閣以名之是十洲閣在壽聖院中王亘題閣詩曰山川如幻閣長秋

一島飛來作九洲是壽聖院爲十洲首即花嶼也前翟張瑤芝以爲芙蓉洲謬已王亘柳汀詩曰臨流截得虹蜺住西作憧憧兩岸橋西憧憧橋即今尚書橋東憧憧橋即今館驛橋是逸老堂即柳汀也閻性道誤以爲月島舒亶芳草洲詩曰小雨如酥霧下晞嶼花汀柳自相依明范侍郎指爲碧沚其說是也蓋碧沚最居北柳汀在其南花嶼又在南自史氏搆別業後始改名碧沚舒亶松島詩曰歲晚何人同寂寞水西我有讀書堂舒氏嬾堂在島底而松島在東則眞隱觀乃松島自史忠定築觀改名竹洲張瑤芝遂疑爲竹嶼非也是中央之四

址也由松島絕湖而東爲竹嶼劉珵詩曰清影扶疏月際來以其接月島也晝錦橋當其南半家橋當其北橫河一道今已塞在七牧廟旁竹嶼之下爲月島劉珵詩曰衆樂亭前月滿洲以斜對柳汀也半家橋當其南均耆橋當其北月島之下爲菊洲史氏寶奎里在焉直至平橋而止近人誤以爲松島是東岸之三島也由松島而西爲煙嶼劉珵詩溶溶曳曳拖輕素遮盡漁蓑與釣槎湖上漁人皆居島底錦里橋當其南觀音寺橋當其北橫河一道已塞在周觀察第旁煙嶼之下爲雪汀即報慈觀音寺也王亘詩曰梁公宮裏舊池臺盡指錢康憲朱邸而言觀音寺橋當其南

感聖寺橋當其北（闕性道誤以觀音寺即感聖寺遂并二橋爲一）雪汀之下爲芙蓉洲直至袞繡橋而止近人又有謬以橋北隔河一帶當之者是西岸之三址也嗚呼陵谷尚有變遷何況湖上之區區者特據當日十洲之詩參以志乘尚可彷彿其大概云

甬上寓公偶志

吾鄉僻在海上然易代星移物換之際必多四方避地之士其後或留或去要足以增吾鄉文獻之重不可遺也國初如北平梁鶴林居鄞城東青神余生生桐城方子留崇沙宋菊齋皆居湖上不波航中休寧江子雲居

城西葬亭徐闇公居定海之柴樓張子退居泱口而其隱於僧寮者不預焉方明之初西域丁鶴年居定海盆華戴九靈居慈谿永樂寺曹南吳志淳居鄞東湖山陰張玉笥居四明山中永嘉高則誠居鄞櫟社今尚有瑞光樓故址龍子高亦居慈谿南昌揭伯防錢唐楊彥常會稽盛景章魏郡邊魯生永嘉柴養吾俱居鄞而玉笥埋名佛於僧寺至死始有知之者其跡尤奇方元之初閩中謝皋羽以遊錢塘張玉田以卜天台舒閬風劉正仲以授經胡梅磵以注通鑑葛慶龍以詩皆居鄞而慈谿黃東發居湖上又居同谷居小溪奉化曹泰宇亦居鄞此雖同

郡而在甬上則爲客寄更追溯之爲南渡如魏山房張雪窗張於湖朱潛山皆定家焉不在此列若山東焦先生以理學居鄞大函山中吾鄉得私淑伊洛之傳自先生始晏尚書敦復居湖上又常寓昌國有昌國梵慧寺碑咏梵慧方丈梅花詩猶載於舊志浦城黃子游則居奉化皆寓公之生邑者也嘗思蒐輯諸公軼事遺文別爲一錄以附圖志之後而卒卒未暇然舉所知者牽連記其名籍以俟後之博雅者成乎志焉

招寶山鐵符志

招寶山本名候濤山居民以其當海口商船所經百珍

交集因以招寶名之或以爲因山下蚌珠者妄也相傳宋政和閒沈鐵符山下按況逵豐惠廟記政和七年四月樓异造畫舫百艘置海口專備高麗使臣之用又造二乘舟錦帆朱鬣威燿若神投鐵符於招寶山之海中以鎭之時有巨魚出現長數丈鱗角耀日觀者駴之然則當時所製淩虛致遠淩飛順濟神舟之屬皆在是山下也其鐵符殆林靈素等之所爲道君方崇術士尚符瑞而巨魚之祥守臣以此迎合邀再任矣嗟乎病鄉井以博一官又造爲詭異誣惑耳目异之罪不足責特外夷貢使曾未幾至而燕山已塵起矣嗣君航海奔避於

金鼇背上鐵符能少效其靈却掎頭犯駕之師否耶樓氏晝錦堂世譜特變其說以爲是時海潮坍溢民田乃以鐵符自山投之於海泛濫以定因以名縣是樓氏子孫自愧其廢湖給貢使之失而欲以此掩之不知定海之得名在朱梁時又可見其後人之不學也已

志懸磁葑廟緣起

懸磁何以名廟因懸磁之葑也懸磁何以名葑肖葑形也泉深不能及膝以竿探之自葑以下可至數丈歲旱諸溪俱涸而葑泉湧不竭說者以爲自葑以上如從空中懸磁者吾攷懸甕之山見於山經則懸磁即懸甕之

類皆取於象形歟廟之神爲誰殆葑神也葑神則不應有衣冠面目而流俗廟必有像有像則設爲衣冠面目因其衣冠面目而別求其人以實之於是紛紛不一其說或曰是豐峯逸民乃萬歷末年有神扶鸞而降自道其生時事頗類漢之董徵君里人咸曰懸磁者懸慈也因孝而得慈猶慈谿之以徵君也然尚未質言其姓氏或以爲宋殿前巡檢張寶建炎扈從來鄞會金兵迫避難重跰負其母入山其母度不兩全投井而死寶亦殉焉故曰懸慈蓋因慈以懸孝子歿張寶乃衞士非巡檢扈從以鼓噪伏誅非投井無一合者而里人信之尤篤

至大署其神曰張公或又以縣慈乃老僧之名有道術嘗居於此歿而里人神之因爲立廟是三說者皆改磁爲慈遂并其地名而易之然不直曰縣慈廟而係之以蔣則其爲祀蔣神也彰彰矣予故爲之志其緣起

志阿育王寺舍利始末

南雷舍利辨謂吾鄉阿育王寺舍利自明嘉靖以來一失於胡制府防倭之師再亡於山民李氏三入於酒家其故物杳然矣因進溯前此數千年流轉不一其譎張爲幻當更何如吾讀魏衔閩見小史（鏞按衔甬上人）言寺僧爲舍利求放光多以夜半安排次日即有微驗則南雷之

前已有言其僞者然二家尚未原其始而詰之阿育王舍利其最著者在丹陽之長干李延壽扶南傳曰晉簡文咸安中造長干寺塔其後有西河離石胡人劉薩訶遇疾暴亡七日而蘇自言見觀世音語云洛下齊城丹陽會稽有阿育王塔可往禮拜因出家名慧達遊行至長干有阿育王塔掘入一丈得金函盛三舍利及佛爪髮乃遷於簡文所造塔之西別爲塔梁武大同三年開之因重修塔帝親幸寺設無礙食此事溫公紀之通鑑扶南傳又云先是二年改造會稽鄮縣塔開舊塔出舍利遣光宅寺僧迎至臺帝禮拜竟即送還縣入新塔此

舍利亦薩訶所得則鄮今在甬上者也然考會稽記云王導初渡江有道人神采不凡謂曰昔與阿育王同遊鄮縣置安身舍利塔阿育王捧塔飛行虛空入海弟子攀引不及一時俱墮化爲烏石如人形至今寺前數里有嶴名烏石又十五里有塔嶼據此謂王導初渡江是在簡文帝咸安之前又釋感通傳曰晉太康中離石劉薩訶業弋獵病死而蘇云冥中見一梵僧告以宿業甚重今洛下齊城丹陽會稽有阿育王古塔當勤求禮識可以免厄乃祝髮名慧達東詣鄮縣訪之一夕聞土下金鐘聲越三日見梵僧七八行道空中涌地形爲方壇

神光照映因劚土求之得石函中有舍利六僧騰空而去其一化為烏石夫一薩訶也忽而為東晉咸安以後之人忽而為西晉太康閒人益欲附合會稽記王導之時代故不得不改咸安而為太康而蕭梁大同修塔之歲亦或改而為普通是其荒誕不經何足詰也且其異同尚不止此據釋氏書佛涅槃後得舍利八斛四斗阿育王起浮屠於佛涅槃處諸國各齎少許歸國以造寺塔是阿育王自起之塔及諸國所分造猶專指西域言之此其說尚不甚怪自中國人為之增飾如李延壽謂阿育王一日一夜造八萬四千塔則遍於天下矣卽以

薩訶所舉四塔惟丹陽見重於前鄮縣代興於後蕭梁之地不及洛下齊城故二塔無聞焉河南志雖紀嵩少有阿育王塔而不著其異卽長干之舍利自蕭梁亡而亦無復豔稱之者吾甬上之後起則以錢氏之佞佛也彼爲之紀述者旣已顚倒人代恣其附會而逃儒歸墨之徒亦畧不攷其始末膜拜頂禮惟恐不及吾故詳著之以補南雷之所未及

吳綾志

吾鄉自唐至宋皆貢綾唐國要圖云貢交梭綾貞元十道錄云貢吳綾元和國計圖云貢吳綾白附子宋九域

志云貢綾一十四匹寶慶志云貢大花綾一深寧先生七觀亦誇交梭吳綾之精據舊志言吾鄉風俗不甚事蠶桑故縑帛俱貴何以登貢物耶惟奉化絁絕密而輕如蟬翼獨最他產象山苧布獨細曰女兒布見寶慶志明時稱慈谿葛布見於縣志近則鄞之林村絹見於萬徵君季野鄮西竹枝詞而交梭吳綾已失其傳鄞之南湖舊有紡絲織紗諸巷殆卽貢綾時所呼盎杼軸羣聚之地而後遂沿其名耳

車螯志

今天下車螯莫如淮南然謝康樂山行記永嘉車螯不

如北海南朝之北海則膠萊也是車螯以齊產爲上吳產至歐公始稱之而同時王荊公所咏則鄞產豈地氣先後之不同抑待人而始著耶荊公詩謂其殼可入藥則又方書所未言者

大算袋魚志

大算袋魚爲吾鄉土物即所謂望潮者也其大者曰章舉亦曰章距俗傳以秦始皇東巡棄算袋於水中化而爲此魚固不足述而羅端良稱博物其爾雅翼以大算袋魚爲鯽之別名何其舛也鯽之出以夏大算袋魚之出以秋時既不同種類亦判予嘗聞海上人語望潮亦

能以鬚纏物而食之羅氏殆因此而誤耶因戲為詩云

祖龍并六王多算收斯袋持以贈海若百谷計可會算囊作墨囊是亦綦謨葦豈知五曹郎不登十笏隊鰂能吐墨汁望潮則未之聞也

鮚埼亭集外編卷四十九終

鮚埼亭集外編卷五十

鄞　全祖望　紹衣

雜文

祝萬九沙前輩七秩序

節逢獻歲正星野之北還序在箴端方斗杓之東指慶初元而撤荔家傳太乙之占撫令節而傳柑戶作紫姑之卜乃有天生碩果恰逢杖國者年神祐靈光適值傳家初度詢皇覽庚寅之日當攝提娵訾之垣時則河渚梅開湖陰柳綠普天門舊爭逐神鐙佛火而來一介書生亦隨明月暗塵以至請諸君之並坐聽賤子之一言

恭惟九沙萬老先生前輩甬滁勛舊名宗東浙耆英世冑豐沛風雲之種歷四忠三節以傳家奕褒樂戚之門兼六鎮九邊以建節是以王姬下降貳室宏開帝妹來歸盈門有爛至若數甘陵之圭臬比跡膺滂推汝社之宗盟追蹤方謝蕺山理學薪火猶之長存竹浦文章枹鼓因以不替積十六朝之裔木垂五百里之德星夫明德之後有達人然極盛之餘難繼起先生則拔幟於過庭之日已歷時流操觚於就傅之年便驚前哲覩稱侍中之狀貌知爲叔夜之兒聽陳司空之議論識是元方之嗣雕成講義洛陽之箋素俱空選就文鈔鄧林之翠

黎都肅於是挾天人之三對信筆　彤廷擁時務之萬言含毫　紫禁翰墨映螭頭之日早朝罷後承蕉露以研磨奚斐裁雉尾之霙退食歸來襲蘭膏而排纂詩成珠玉新聲播在六宮袖惹爐香氣攜來五夜光芒萬丈凌轢一時文苑揭爲斗樞藝林驚以天半乃復掄才冀北俱登天駟之羣校士黔南大啓夜郎之陋羨珊瑚之結網絳帳增輝喜桃李之登門緗帷生色豈期素志宦情遽興歸思念故園之松菊厲晚節以相需急舊國之蓴鱸訂佳期以未艾北高峰下別業三椽南屏山前遺書百卷窮年皁帽訂豕虎之訛淆十載藜牀攷蟲魚

之細碎杜元凱集春秋之解夢魂自膏肓壘守而成衛櫟齋成戴記之書精力從繭絲牛毛以出野鈔國史羅網於枯函墜簡之中秦篆漢文摩挲於斷碣殘碑之下茗爽色正笑石渠天祿之非精日曬霜清嫌蔡竹絳雲之未博凡此蓋巨公元夫所希有寧祇薦紳學士所未能更有一端尤為獨慼以無文之陋劣久慙荒落於三冬況末學之伊吾長媿空疏於七錄則是此閒傖父了不異人何意聞世明公竟為側目殷勤訪戴倒屣傾筐忼慨推轂班荊貽紵開稚川之文籍盤三墉以借縹緗啓曹氏之書倉醉一瓻而檢部帙道旁苦李得荷胸成

爨下焦桐還加拂拭是則古人知巳之恩所以盟之肺
腑而志士神交之感直以等諸生成者也茲當春日之
登龍幸際稀齡之稱兕為耆生而屬望甫申嶽降尚期
下
北闕之徵車戀末契而從遊黃綺籌添願長作西谿之
逸老三杯藍尾聊當泛粥之卮一唱陽春好作看鐙之
曲

李甘谷五十序

甘谷去年秋以脾泄病甚醫師視之皆曰不治卽親友
望問見其狀者亦皆曰不治予謂老友陳丈南皐曰甘

谷無死法南阜靨額應曰固幸其然也但病甚劇奈何予曰砌里李氏在吾鄉蓋文獻之職志也自樂軒棟塘以來十餘世矣賓父子年封若戒菴昭武世其學弗替而杲堂先生集其成其中若侍御之清望黔撫之懋勛儀部農部之死事李氏之名德固不僅以文章而杲堂以晞髮吾汝之風節出而紹之又能以文章發明先世之忠孝斯其立言所以獨尊況是時也李氏之難亟矣杲堂以一身支柱其閒使九宗七族得保於飄搖鍛蕩之中其功尤巨是又積累在風節文章之外者也杲堂傳之東門東門傳之甘谷一綫之寄舊德是憑嘗有所

以昌大之者而謂如嗇夫之喪之有是理乎張安世懸記丙吉之有瘳古人不我欺也且甘谷之生也其先太孺人夢有菊花盈谷菊悟而壽所謂傅延年者也寒香晚節正未有艾故曰甘谷無死法於是南皐浮白起舞曰善已而甘谷之病綿延九死浹歲而果愈今年秋坐蝸廬祓除松梧閣闢雲嶺招予與同社諸公壽去年旬餘士音之盟踰月其五十生辰也南皐令畫師爲寫菊英圖甘谷曰吾今將悟無生之妙以袪浮生之累神遊於無何有之鄉屏當一切惟是膏肓之癖不能盡療者此枯吟之積習也其爲我論定之予曰夫槀木死灰別

境夫義山法海之界洞徹元微此寒山石門二氏之詩境也嚴灘之飛躍沂雩之風咏曠然天放此擊壤江門儒者之詩境也兩者俱非僅詩人之詩而其中有別儒者雖一物不足以嬰其心而無一息不求盡其心之所當爲正非二氏之遺棄世事者比甘谷行年五十矣杲堂之薪傳所擊侍御黔撫以來之門戶所膺櫟邨棟塘以來之弓裘所託天之所以不死甘谷者謂其所當爲者重且艱也非謂其心忘機僅博一悟於茶鐺藥竈之間以盡八叉三變之能而已歐王爭秋菊落英之說解之者曰落始也甘谷之所以丕承舊德者方自此始前

此之詩雖工未足以盡其境也請即以此爲甘谷壽予與甘谷爲十世通家兄弟先贈公遭易代之厄嘗向泉堂先生假館而居非尋常交好比也疇昔少年追隨長者均有碧梧翠竹之聲今俱老大矣力追先正以永終譽願與同社諸公鏃厲之

錢芍庭七十序

老友芍庭錢先生以今年杪春爲七十慶辰諸子頓首乞言於予古無祝年之禮有之自末世其言大率浮誕不可道故予於應酬文字十九東閣而祝年其尤也至於芍庭則不禁有焉五百年來甬上系家莫如楊張屠

陸四姓而錢氏以名德起而齊之導源於紀善大於方伯又數世而爲臨江使君之直節清溪觀察之講學寧國使君之大孝於是明社且屋則有若太保忠介公暨其弟檢討樞部監紀其子尚寶之破家殉國而錢氏亦以此覆巢毀室至於東西逃竄不可復支然且爨灰避村讓水諸老之固窮支守柴桑之節各以變徵之音嗚於汐社而又有東廬徵君以雄才出而重支門戸而錢氏之破碎於滄桑者始得復噓爨之盛芍庭則清溪先生之冢孫東廬先生之子寻於諸老皆不及侍僅得交芍庭兄弟雅不媿王謝後人之目二十年前芍庭五十

其仲弟春圃尚無恙同人集於正氣堂下共爲詩以壽之時予年少齒於席末曾未幾時而春圃死其少弟肓隱以廢疾不能出諸餞之表日甚芍庭隻輪孤另行吟於荒江寂寞之濱欲以三旬九食之餘支東廬先生當日之舊良亦苦矣然芍庭不以老而衰不以蕉萃而喪氣及予采詩之役用上文獻星散芍庭爲予佽助陸走重山水浮絕壑其所得最多歲時佳日烹雞醞酒必與同人唱酬爲樂而以予之表章其先世之大節也九頓倒不能自已嗚呼以近日衣冠之式微求如芍庭者豈不爲故家之眉目哉請予試以吾文爲鄉人誦之并以

聞之盲廢以爲何如

董鈍軒六十序

董氏於余家在前代並稱朱輪華轂之望其中師友之淵源科名之譜系姻亞之締連不可以指屈也年來兩上喬木消沈新兼子弟日以彼猖而甲第之淩夷至於莫保莫往亦不獨董氏爲然予罷官歸諸董者舊如晨星其昕夕過從者祇鈍軒兄弟三四人鈍軒之少子秉純年甫踰冠頗有志於稽古來問學今年七夕鈍軒之六十也秉純先期郵書至杭乞予言以奉觴余念鈍軒壯時隨其先公承昌使君北走燕代東至萊海南抵滇

雲西遊華嶽其時董氏方當鼎盛鈍軒負奇氣斬斬所與往還大半騎馬試劍之豪胸中不肯以閉目合眼之書生自待年運而往永昌官海風波家門摧蕩鈍軒亦復蹭蹬不遇返智於拙抑才於恬置身於槁項黃馘之中所有詩歌聊以自遣何其困也世無蘇子瞻誰識陳季常世無呂伯恭葉水心誰知陳同甫王道夫鈍軒雖欲不杜門息憧亦何可得況復一二交遊相顧俱無善狀卽數年以來過從老友南阜以窮死芍庭三旬九食甘谷巽亭長年病憊予亦頻歲奔走江淮之上詩酒風流渺然契闊秉純卽欲乘初度之良辰爲高堂謀燕喜

吾恐其擊破唾壺反增感慨也雖然窮達命也枯菀時也而吾曹之所以自立者非命之所能縛鈍軒其借此暮景之消磨益勵其進修之堅忍是則吾枌社契家諸兄弟所可籍手以無慚先人之舊德者秉純方有志於學古其不以吾言爲迂則啜菽飲水莫非白華之潔也已

董遜齋母李太君七十序

說者謂古無祝年之文其列之爲序也自元之虞楊諸公始也猶未以加之婦人其援例而起也自明初諸公始也榕邨李文貞曰魯侯燕喜援壽母以及令妻則言

人未嘗不及此然耶否耶恐未足以為近月之文例也惟是人子之情其於陔堂南北有不能嘿而已者但求其無愧詞焉斯已矣今年九月董母李太君七秩太君蓼存先生之繼室也董氏為吾甬勾甲族四百年來施行馬者連門蓼存先生言有坊表而行有壇宇翕然為董氏宗老斯固通國所共知方中年時亂嗣未廣思得淑女以助蘧氏之籧而太君來歸其於四行七誡十二訓從容中之已而攝行中饋之事累世素封門戶既大蓼存先生又勤施不怠其綜理庶務以為内助百口之所仰成九宗三郿之所待命千倉萬箱之所司錄漏四

下而未寢雞三號而遽興非僅僅酒醪魚菽之是議已也而太君井井有條不大聲色咸歸節度至於珠璣之飾羢綺之製非不充籾篋笥而蕭然守林下之風未嘗以嬰情紙簾竹閣足跡未嘗踐廳屏而僕從無不歆其淑德麥存先生下世所生子三俱已頭角嶄然各有成立太君泣然流涕曰所望於若輩者寧止是守爾父之田園已也出則克自樹立以追踪先世之勛閥入則毋忘爾父樂善好施之懿德以替其弓裘斯則若輩之所以慰我矣及諸孫漸長亦是以此語三致意焉故其子若孫皆循循守禮不墜其家聲宜乎彤管之譽聞於閭

史而既壽且康以享福履膺遐算也今太君鶴髮且種種矣拜前拜後者其翠竹耶碧梧耶芳蘭之茁耶晨羞夕膳其白華之潔耶董氏之宗親陪彩衣而舞捧兕觴而前者其松之欣耶柏之悅耶諒哉其足以輾然而稱慶者也太君第三子乞言於予予生平不敢妄為祝年之文以蹈震川横目二足之誚但以太君之生平實有不愧於中壘蔚宗之所稱者約畧詮次之以為序

祭著水張公文

嗚呼十九年之旄節此日全歸三百載之瓣香一朝大去漢皇原季布

聖朝之大度如天柴市殪文山異世之孤忠若一爲問南屏深處孤魂已爲忠武忠肅之鄰試看朱鳥飛來野祭半在重三重九之日惟茲枌社雖甲乙之侶無存瞻彼蠣灘顧蘿蔦之遺未替適逢忌日薦生芻溯遺事於七十八歲之遙若存若歿夸豐功於三十一城之捷可涕可歌固知此志之長存更幸
熙朝之不諱重歌薤露以當平陵

錢忠介公大像繪成重題栗主入祠祭文代錢溍恭作

嗚呼百年桑海已埋骯髒之腸再世影堂重肅淸高之像痛當時之忠憤貶秩僅用白鷳攷身後之褒崇依例

廳加赤幟（忠介遺命用五品飾已逾之以殮矣然監國追贈太保吏部尚書之命則在其後是不應以遺命而格之也故予主仍用一品服飾之議）倘漢官儀而可附稱唐宰相其何疑乃準諸通家後輩之公言非敢違烈考臨終之末命前者炎威肆虐栗主遭災夷伯震驚自悲負歷新宮慟哭又已歷年雖生有所自去有所爲神明無所不周而魂則已升魄則已降憑依究將安託嗟茲孤子亦已七齡爲念衰門兼承諸父敬求佳植既卜吉之可庸改用新題庶栖神之有地嗚呼四忠一節偕騎箕尾以翱翔上穆南昭望御雲車而肹蠁又況捧指南之集編次甫成招蹈海之魂碑銘初備（時予勸公子爲昔檢討諸公行大招之禮血三）

年而已碧恨終古以何窮敢曰維馨庶幾不吐

合祭錢張二公文 錢公以六月五日卒 張公以六月九日生

嗚呼琅琊江上溯往事以魂消雍睦堂中問遺年而腸斷豈意上相歸魂之日正值元樞降嶽之辰前煇後光同符合撰悲風來黃檗百年尚有孤兒夜雨落南屏一綫更歸何處古稱忌日不著生朝屬在故人何妨合席敬陳二簋以逗雙車

合祭錢張二公於砌街李氏文

嗚呼義公魯公爲梓里忠貞之重此堂此祭原砌街文獻之遺黯淡南雲魂魄化爲朱鳥蕭寥北郭精英猶在

蒼宮唯甲乙之子弟尚存卽蕭𦳝之哀思弗替敬陳明水酹茲忌辰謹以李氏宗海先生杲堂先生配席尚享

祭楊元徽明府文

嗚呼哲人萎而浩歎雄圖蹶而悲鳴望西靡於咸陽之樹瞻東隕於太華之精是固通國爲之心惻千人爲之神驚而況乎誼實關於門舊譜幸託夫友朋伊明府之令德實盛世之芳型語閥閱則原跨西海問門第則宿著東京乃以鵷雀銜環之德世召升鱣集舍之禎弱歲而玄亭奪蘇髫年而崑體齊稱德祖之機鋒閃鑠盈川之頭角崢嶸而且凜四知於暮夜戒三惑於生平允不

愧而不怍抑有物而有恒早列賓興之席遂登
天子之庭惟神明之則哲獨相賞於羣英謂往哉其汝
諧特餽爾以專城翳甬東之彈丸爲濱海之戶扃旣商
舶之雜處坊奸宄之易乘況積年之凋敝又荒饉之薦
更民力困而未蘇人心震以不寧譬鴻翼之見折擬魚
尾之將頳追明府之下車沛雨露於風霆以爲張弛之
有道在於溫肅之並行不有懲也何以勸不有摧也何
以興彼小民之椎魯驟心悸而目瞠及積久以共驗羣
沐浴於和平故孰殺之謗止而誰嗣之頌興由東城之
百里本斥鹵之縱衡困潮汐之出入且有田而莫耕爰

陳書於關府啓帑藏焉計程相流泉以置閘觀夕陽而建瓴羨泥塗之可化慶膏腴之漸登至若葺千尋之雉堞壯百堵之藩屛觀子來之畢集何鼛鼓之克勝凡此皆興作之要務而郎爲賑恤之大經夫惟仁則有勇誠則生明是以胥吏絕舞文之隙苞苴杜由竇之萌竿牘爲之不作城社爲之肅淸幷無暇援琴而弄鶴祗有事戴月與披星因之三異聞於制府上攷達於中丞輶車錫之章服

御屛志其姓名在我輩固皇皇乎借寇之慕而使君亦戀戀於用趙之情方且徵福星之長在願弗令

璽書之見徵胡三尸之爲虐羌兩豎之頓嬰偕諸生以問疾羣公所而怦怦忽皐其之大呼巳升復於東榮招芳魂兮不來徒躑躅而屏營問遺言於侍者述餘憾之未瞑慼

天恩之高厚徒結草於三生遶盼山南之喬兮腸斷近撫堂北之萲兮淚零鄭公之渠莫竟張令之郛誰成追彌留而大漸向哲嗣以丁寧戒持身之維正毋隕墜夫家聲是亦可以想見夫表忠裹孝之敦摯而迫信夫臨深履薄之戰兢論彭殤之一致縱達觀於蓬瀛齊死歸與生寄寧粘滯於骸形又況其來也斯民之父母其去

也大造之精靈所可朽者骨肉所不泯者汗青而獨是
望棠陰之如昨埋玉樹以何能不能不怪夫天道之無
知而悵彼神聽之難憑

剡源二哀有序

予嘗窮六詔諸山水之勝各爲詞以侈之然皆宋元以
前語爲多甄思因國之季陸觀察周明募兵寨在榆林
周貞靖爨雲草瓢在小盤谷是二蹟者皆足爲剡源稱
重而又皆鄞產也乃補述之以爲他日圖經之據、
榆林風景兮淸且嘉山人住其中兮餐流霞在昔宋元
厄會兮遭陽九公棠置砦兮勞防守三百年來兮龍蛇

爭不鷙草寇兮鷙義兵彈丸兮海角隻手支天兮力薄
乃有兮父兮奮戈不遠鄧林兮逐逐我祖兮我父五世
相韓兮登系譜購力士兮無椎訪滄海君兮無所碧血
兮浸淫耿耿兮此心此心兮不移肯與崦嵫兮俱沈觀察初立寨時本爲馮王二督師犄角兩公軍敗觀察尚思支吾久之軍潰我過遺寨兮弔故
蹟嗟土花兮如壘呼空谷兮蕭寥聆荒谿兮於邑誰謂
洞天兮不幸層雲劃瀑兮遭薄命彼忠孝兮所過存縱
歷刼兮非病吁嗟乎芳魂兮其可招猶凜然兮山之皐
草瓢大於斗吾髮之所儲披緇不傳衣此意將何居試
瞻雪竇兮密邇有故相兮登堂謂林閣學增志也生徒兮雲集

我獨掉頭兮別有行藏不爲異姓之臣兮肯爲異姓之子笑彼逃禪者流兮久假不歸而忘所止白雲兮一鋤蒼松兮一笠愛泉流兮齒齒跣足而前兮寧病涉長齋兀兀兮不關佛祖之法輪時或返我邨居兮不妨一過夫細君步懸崖兮有奇木拾野燒兮得餘材斲爲養和兮擁爲鑪山靈亦憐我之寡諧也吁嗟乎椎灣椎樹猶如故邈高風兮其誰遡

哀石將軍廟古樹辭 有序

城西六里有石將軍守信廟其雙樟樹相傳以爲建炎時高橋之戰將軍帥神兵出樹葉俱變爲蜂以助陣者

也其說雖似誕然如六朝侯景之難杜稜夢大雷雷池君周何二神乘朱航以甲仗下稱討景則亦容或有之國初一樹先輩周先生鄮山爲記末引諺語猶以再生望之雍正丙午大風幷隕其一社木消沈爲可悵也乃摛詞以附鄮山之餘

入故國而下車兮爰喬木之蒼蒼況神爽之所依兮歷千載其有耿光淵將軍之佐命兮吳越尚阻於南荒暨浙東西之聲教來同兮將軍已騎箕而上翔求立廟之故而無徵兮意者如水之行地而無疆既不鄙夷我下邑兮敢忘薦誠於椒漿乃茲廟樹之插天兮與古社木

以爭芳我閩建炎之蒙塵兮泊鱷灘以旁皇彼女貞之猛勇兮幾所向其莫當渡揚子以東下兮不血刃而踰錢唐惟第九洞天之在海隅兮久未罹兵革之殃凜先聲其豕突兮欲追風於六龍之飛航將軍之靈赫斯怒兮橫長刀而慨慷彼葵心之未死兮刳枌蔭之難忘乃戒嚴於二樹兮日爾固以良木稱豫章其爲我洩此憤兮率蜂蠆以啓行迨高橋之接刃兮彷彿神將之堂堂樹青銅之柯以爲斧兮驅鐵幹以爲斨飛霜葉以劾靈兮敵兵爲卻走而踉蹌嗚呼以風雲之神物兮而震驚於桑海之天狠君臣之際會亦遠兮遺庇尚令人慨想

於甘棠我嘗痛哭於當時之諸將兮三十六策之莫知
所從望塵而遠遯兮不有其國有其躬彼張俊之請海
舟兮早定計於伏戎幸相如之仗策兮殆節將軍之神
誘其衷卒之欲再舉而膽落兮致城郭之一空雖報慈
之古佛兮亦避地於別宮想將軍爲彈指而出血兮二
樹亦闇然其有戚容然館頭之得以遠颺兮尚籍此一
戰之功向令諸將之肯前兮神力將倍致其奮庸三江
七堰之難諳兮何患不吸泣於途窮彼大酋將何恃兮
有如鳥之在籠車廏之寨可藏兮築京觀以崇封豈不
爲蘄祖吐氣兮更奚勞黃天蕩之交鋒嗚呼神勇則已

敢兮奈人力之弗同嗟茲二樹之競爽兮謂當天長地久以恲懞當一个之初弱兮或望南枝之再葱胡憖遺之卒難兮又喪之以暴震豈如莫邪之招干將兮終有合於雌雄殆天年之必有所盡兮不辨夫猿鶴與沙蟲不然胡不震張俊之廟兮我將訟風伯於天公

五嶽遊人哀詞 同陳南皐李甘谷

嗚呼四窗於邑五嶽沈昏誰裂清聲誰貫大椿鸛浦潮汝有淚同吞 南皐 汝登 陳 老成幾盡學統將淪黎洲愼獨用微求仁誰更灌灌搆之斯人 謝山全 祖望 二老悽愴牛翁酸辛何況我輩能無斷魂爲位而哭天喪斯文 甘谷李 世法 在

昔世父與逆寒村兩家子弟並茁蘭蓀追隨講會連袂接茵相期和鳴以光師門豈料所造成否各分一遡長風直抵天津一困中流失船遭屯瞠乎其後莫逮絕塵廿年以來泥水沈湎困窮雖樂十口紛綸胡奴之累耳不欲聞三旬九食誰爲過存素心吾友古誼惟殷出之沍凍賚以陽春每來訊使强飯是詢睠念老伴晨星攤捫相期晚節白頭如新庶幾夙夜葆茲天眞嗟哉世父宿草已陳再世玉樹猶卧荒雲麥舟之致歲必諄諄聽之邈邈嗟彼僇民而今已矣我益隻輪涸轍之魚長稾其鱗

陳南臯

予年十五隨侍先君杖履之來於西湖濱曰

予今日特訪阿羣愛此孺子拔俗嶙峋句餘清氣萃於
宿根從此忘年以執友親征夫奔走京洛逡巡魚雁往
還相接以神助予匡時道在反身一曲之教亟宜持循
緇素之戒尤書諸紳予罷官歸扁舟爲巾叩所新得挑
鐙細論商榷行藏定山是頃實獲我心願言卜隣謂能
如此道高而尊積年荼苦慰唁良勤予賦絕糧以擬戲
賓流傳函丈四顧而呻曰此誰恥急輸十囷雖學微生
不厭其頻精英菀在咳唾如聞河海之迹窮流難困豈
予之私天下所云全謝山砌里世好自祖及孫惟四詩伯
才力適均擬之蕙芷同心共薰松梧閣下握手欣欣有

花連枝有酒合樽八父已就永夕相隨不肖兄弟亦荷陶甄時聆緒論偷染墨痕白華失怙獨雁離倫塊然小子屈而不伸況復多難瘓狗狺狺況復沈疾三彭齗齗應憐孤另何以自振仗庇夫子有來溫溫挾我以纘飲我以醇臭味所及棄木回嚮序我先集憂我後昆中心藏之莫報厥恩罪蘭在架手澤未泯胡忽告逝赴者在閽病魔驚起涕洟淚脣泉臺長夜舊雨重敦借我父輩再咏寒鴉爲言孤子日墜蒙氛 李甘谷 嗚呼所可惜者驟丁不辰雖開八秩未屆庚寅嚴風颯颯冷露泫泫 南皐 所不慊者南嶽遨巡方遲屐齒不接淸芬靈其過之洞庭

之滑謝山南阜有狀既清且剛雙非有志中穿劚珉我亦

和涙輓慈谿墳甘谷

蕺山講堂策問

問學者所以求廣其未知未能也山長空疏荒落懋不足以為諸生師方望教學相長或得補炳燭之光焉再發問而莫對也不知則其不對也固宜然何以課後亦不問也方且譁然咎山長教以所不知則非求益也今山長更端以敬問於諸生諸生去念臺先生之世如此其近也其肄業之地即念臺先生之舊塾也是亦易知也已念臺之學本於許敬菴敬菴出於甘泉甘泉出於

白沙白沙出於康齋其門戶蓋與陽明殊世之混而一之者非也然康齋之門以白沙爲別派念臺最服膺康齋而白沙則有貶詞甘泉則無稱焉何歟是其五世之澤與同純駁諸生能言之歟念臺之高弟卽其居近蕺山者左顧則解吟軒有朱綿之右顧則石家池有陳敬伯其生平顛末亦有能言之者歟是豈亦荒遠而無稽者乎夫循循誘人山長之事也教玉人琢玉非學者所宜言也試言之

端溪講堂策問一

掌教檄問諸生蓋聞講堂之立學統最重古禮所謂必

釋奠於先師否則必有合盖先師者其一邦之宿德嘗有功於道者也有合則以其國無足當此統者而近而合之隣封之祀也粵中先師如唐之趙如宋之梁與陳華路藍縷以啓山林尚未登大儒之壇也白沙陳文恭公者出超然自得其學雖出於吳康齋而別爲一家粵中學統殆莫之或先也白沙授之甘泉其門戶益盛受業著錄四千餘人當時稱爲廣宗同時與陽明分講席當時稱爲浙宗終明之世學統未有盛於二宗者而河汾一輩之學幾至過而不行然浙宗與廣宗亦極有異同互相可否以廣人而爲浙學者薛中離楊復所其魁

也浙宗至是始並行於廣中掌敎浙人也諸生廣人也溝澮本通宗支可合其家數倘得而詳之歟白沙之學非可輕議而甘泉則後人不能無疑之者謂其到處建立書院門庭雜沓實啓隆萬以後講學之弊若鈐山堂文集一序似不可謂非晚節之玷因謂白沙弟子特以位望先甘泉而能得白沙之傳者當推林緝熙或曰當推張東所李子長謝天錫諸生能述其人之淵源乎甘泉弟子在粵中者龐弼唐其巨子也實能和會浙宗使二家異同之旨疏通證明而無所礙今累經兵火之後林氏張氏李氏謝氏龐氏遺書尚有存否其與龐氏同

時講道於嶺嶠者葉石洞唐曙臺之徒而曙臺亦頗攻浙學其與龐氏孰是而孰非歟諸生其亦嘗講明之歟即薛楊二家爲浙學亦孰醇歟乃若泰泉黃文裕公於白沙爲後出於甘泉則同時顧并浙宗廣宗而皆不以爲然是又粵中別一學統也泰泉之窮經博物明儒中葉未有出其上者其論學不合於湛王亦各有所見諸生能言其略歟然而泰泉之高弟盧冠巖則頗問難於甘泉而以不得侍陽明爲恨是又何歟冠巖之所著曰獻子偶存其中大有見到之言今之廣東志乘泯然不爲立傳是何文獻之闕失歟瓊山大學衍義補其言粹

矣然而姤定山拼三原修實錄則毀白沙何其行之舛也渭厓以大禮蒙謗而論學之言有可采同時醇儒如莊渠亦頗稱其人其故安在乎至於東莞陳清瀾則俗儒也巧狗政府之意而攻陽明并譏白沙以自附於河汾之統益有窺見其底裏直斥爲小人者然而當時則涇陽序之近日則亭林稱之稼書諸公尤尊之則又何歟唯端溪講舍向未有先師祠宇可謂禮典之大失今掌教且言之有司特舉其禮將與諸生薦溪毛以行釋奠之文而其源流不可以不曉然也諸生試一一縷陳掌教且束帶而聽焉

端溪講堂策問二

掌教敬問諸生夫輿地之學讀史者所最重也諸生粵人其於粵中之文獻諒所留心請以五嶠言之湖南得其一廣東得其一廣西得其三然其第三嶠之都龐漢志以爲九疑故九疑郡有都龐縣宜無可疑鄧氏南康記本之而水經則以爲桂陽之南平裴氏則以爲在揭陽若揭陽之說爲信則廣東多其一矣而厚齋王氏又謂都龐宜在湖南諸生能折衷之否涯水出於都龐之嶠輿之大川也其實卽湟水亦卽滙水乃滙以涯之字形而譌湟以涯之字音而譌而且滙之界變爲濉爲洭

爲洭湟之累變爲湟爲橫不可究詁鄒誕顏師古丁度皆爲之淈諸生其悉數所自出否況湟水又別名桂水又名鍾水其隨所在而異稱則又何歟泰泉謂尉佗嘗攺南海爲南武而引南武侯織以證之夫織乃騶王無諸之族也非尉佗之臣也其以南武名國或南海境中舊有地名南武者爲織所據耳若謂卽尉佗所攺織安肯取以名其國乎其說無據泰泉博雅君子也獨於是說則予未之敢信諸生以爲然否尉佗既據南海爲王矣漢人尋又封南武侯爲王文穎曰蓋遙奪佗之一郡以虛封之而織實未得王其地也夫百粤君長在域外

無可虛封之理況南海王在文帝時嘗入貢於朝矣其後謀反淮南厲王滅之遷其軍於上淦遷其民於廬江未幾廬江之遷者復反厲王復滅之則確然非虛封矣既非虛封則豈別有一南海郡者乎其與尉佗分疆而王史漢皆失之今雖不能得其詳然約畧之當在何地粤人從無能言之者以故二千餘年但知粤之開疆者爲尉佗而不知尚有騶織何也諸生其會參稽而攷核之歟抑又聞鄱陽嶠水一爲匯水而入海矣其一又自湘水而入江夫五嶠大川不通南瀆說者以爲地絡之所限也而亦竟有會七澤以來歸者然則於岷峨未嘗

非通津也諸生少長之地亦能言其源流否其尚各據所知以對無負掌教賜觚之勞也

端溪講堂條約

一正趨向

書院與學校相爲表裏學校盛則書院與之俱盛書院衰則學校與之俱衰宋明以來歷可徵也今

聖天子宏作人之化憲府大臣實宣布之葺講堂萃圖籍以成文明之盛粵中遠在嶠南不遠五千里延掌教以莅之所望於諸生者甚重固不僅區區章句之學博一科舉而巳也況此閒前哲張文獻崔清敏以來魁儒

時出白沙才伯南川甘泉弼唐中離瞻臺諸先生學統迢遙弓裘不替而邱文莊梁文康海忠介陳文忠並以勛業風節起而翊之雖諸生未必遽足語此然豈無中人以上之資尋墜緒之茫茫昔質疑之無自者乎掌教願進而語之

一勵課程

院中藏書不下萬卷雖無祕冊而實皆諸生布帛菽粟之需苟通是是亦足矣掌教固不敢薄待諸生然諒近來士習沈溺於帖括之學未必留心及此也夫學問豈在帖括然卽以帖括言亦非讀書不工諸生卽未能遽

讀十三經注疏通志堂九經解然於五經四書大全其曾熟復乎卽未能遽窺廿三史然於資治通鑑綱目文獻通攷其曾詳觀乎卽未能徧覽諸儒之語錄講義然於性理大全其曾研究乎自今以始願諸生分曹定課日有章程其有疑義拈籤以問每人各置一攷課冊塡寫所業於其中掌敎五日一升堂或墨或覆講其必能啓發神智薈萃古今從此更上一層讀盡諸書不僅以帖括之士終而亦必不爲尋常庸劣之帖括也掌敎其待大叩小叩之至而應之

一習詞章

功令以帖括取士諸生之汲汲於此亦其勢也然功令未嘗專任帖括二場之表以觀其駢體論以觀其散體判以觀其律令之學三場之策以觀其時務進而爲翰林則有館課之詩賦以觀其韻語苟能是是亦足矣諸生倘能如掌教之言通明經史性理其於表論判策已非所難然而行文之體或尚未嫻仍不出帖括家數以應之亦非矣則八家文集及朱子文集不可不讀也亦須時時習之掌教當爲別裁其體之不合者詞氣之駁雜者辨羣雅而歸於大醇是所厚望於諸生者也詩賦則粵中自有嫡傳張文獻公以來世有其人近而南園

五先生廣州之三家皆豫代才也向例院中二課止及帖括今掌教添古學一試各具策問詩賦表論諸題諸生能者各報名赴課不必求備亦不强人以所不能也掌教當自捐筆資以爲獎勸之助

一戒習氣

士子束身敦行未有不守禮教而能至成立者泰山安定二先生所以能啓兩宋文明之盛由於立教之有法也向聞院中課試陋習極多試藝則不在公堂列坐各歸其舍是卽鈔襲等弊所由生而且卜晝不已繼以卜夜甚至更漏過午夜相沿成風以致督學使者試日有

所降黜大爲掌教之辱甚至遷延至次日始繳卷豈非荒唐驕慢之一大徵乎掌教向主浙之蕺山嘗力禁之不許給燭今念諸生因循已久姑稍寬之每試自未牌卽升堂親自監收許諸生以上更爲度既上更掌教卽退其過此而交卷者不閱三次犯規卽移咨斥出講堂先三令而五申之諸生勿怨也其諸生告假銷假自有冊籍至於每日不無出入在掌教亦無不情之阻遏但皆須稟知無得率情任意是卽禮教之一端也至於掌教之來乃憲府所資給諸生以師弟之誼或少致時物非不知其雅意然而人心不古物議易生絳帳青氊不

可以受藏垢納汚之語爲此亟行諭止萬勿過於多情諸生但能奮然自拔於流俗之中不爲俗人而爲端人不爲俗學而爲正學他日院中著錄足爲掌教之光掌教卽拜諸生之賜矣更不須其他也至於諸生聚處樂羣友朋鏃厲最是樂事友其賢者矜其不能者當戒澆漓消嫉妬相接以虛衷相勉以古道相期以遠大之業是非但掌教之厚望於諸生亦卽憲府牧伯諸公之所有同情者其或造言生事分門結黨飲酒狎邪試藝則代倩傳遞種種疵謬以致斥逐譴責在諸生諒必無此但掌教不得不戒之於豫也

鮚埼亭集外編卷五十終